

梁

書

一
三



列傳第四十六

梁書五十二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正足

顧憲之

陶季直

蕭眎素

易曰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知
足不辱知止不殆然則不知夫進退不達乎止足

殆辱之累朞月而至矣古人之進也以康世濟務
也以弘道厲俗也然其進也光寵夷易故愚夫之
所乾沒其退也苦節艱貞故庸曹之所忌憚雖禍
敗危亡陳乎耳目而輕舉高蹈寡乎前史漢世張良
功成身退病卧却粒比於樂毅范蠡至乎顛隤斯爲
優矣其後薛廣德及二疎等去就以禮有可稱焉魚
豢魏略知足傳方田徐於管胡則其道本異謝靈運
晉書止足傳先論晉世文士之避亂者殆非其人唯
阮思曠遺榮好遁遠殆辱矣宋書止足傳有羊欣王

微咸其流亞齊時沛國劉瓛字子珪辭祿懷道
棲遲養志不戚戚於貧賤不耽耽於富貴儒行
之高者也梁有天下小人道消賢士大夫相招
在位其量方守志則當世罔聞時或有致事告
老或有基於少欲國史書之亦以爲止足傳云
顧憲之字士思吳郡吳人也祖覲之宋鎮軍將
軍湘州刺史憲之未弱冠州辟議曹從事舉秀
才累遷太子舍人尚書比部郎撫軍主簿元徽
中爲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被主所認盜者亦稱

已牛二家辭理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至覆其
狀謂二家曰無爲多言吾得之矣乃令解牛任
其所去牛逕還本主宅盜者始伏其辜發姦擿
伏多如此類時人號曰神明至於權要請託長
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彊力爲
政甚得民和故京師飲酒者得醇旨輒號爲顧
建康言醕清且美焉遷車騎功曹晉熙王友齊高
帝執政以爲驃騎錄事參軍遷太尉西曹掾齊
臺建爲中書侍郎齊高帝即位除衡陽內史先

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太半棺木尤貴悉裹以
笙席棄之路傍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
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爲出公祿使綱
紀營護之又土俗山民有病輒云先人爲禍皆
開冢剖棺水洗枯骨名爲除祟憲之曉喻爲陳
生死之別事不相由風俗遂改時刺史王奐新
至唯衡陽獨無訟者乃歎曰顧衡陽之化至矣
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還爲太尉從事中郎出
爲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山陰人呂文度有

寵於齊武帝於餘姚立邸頗縱橫憲之至郡即
表除之文度後還葬母郡縣爭赴弔憲之不與
相聞文度深銜之卒不能傷也遷南中郎巴陵
王長史加建威將軍行婺州事時司徒竟陵王
於宣城臨成定陵三縣界立屯封山澤數百里
禁民樵採憲之固陳不可言甚切直王答之曰
非君無以聞此德音即命無禁遷給事黃門
侍郎兼尚書吏部郎中宋世其祖覬之嘗爲吏
部於庭植嘉樹謂人曰吾爲憲之種耳至是憲

之果爲此職出爲征虜長史行南兖州事遭母
憂服闋建武中復除給事黃門侍郎領步兵校
尉未拜仍遷太子中庶子領吳邑中正出爲寧
朔將軍臨川內史未赴改授輔國將軍晉陵太
守頃之遇疾陳解還鄉里永元初徵爲廷尉不
拜除豫章太守有貞婦萬晞者少孀居無子事
舅姑尤孝父母欲奪而嫁之誓死不許憲之賜
以束帛表其節義中興二年義師平建康高祖
爲揚州牧徵憲之爲別駕從事史比至高祖已

受禪憲之風疾漸篤固求還吳天監二年就家
受太中大夫憲之雖累經宰郡資無擔石及歸
環堵不免飢寒八年卒於家年七十四臨終爲制
以敕其子夫出生入死理均晝夜生既不知所
從來死亦安識所往延陵所云精氣上歸于天
骨肉下歸于地魂氣則無所不之良有以也雖
復茫昧難徵要若非妄百年之期迅若馳隙吾
今豫爲終制瞑目之後念竝遵行勿違吾志也
莊周澹臺達生者也王孫士安矯俗者也吾進

不及達退無所矯常謂中都之制允理愜情衣
周於身示不違禮棺周於衣足以蔽臭入棺之
物一無所須載以輜車覆以麤布爲使人勿惡
也漢明帝天子之尊猶祭以杆水脯糗范史雲
烈士之高亦莫以寒水乾飯況吾卑庸之人其
可不節衷也喪易寧戚自是親親之情禮奢寧儉
差可得由吾意不須常施靈筵可止設香燈使
致哀者有憑耳朔望祥忌可權安小牀暫設几
席唯下素饌勿用牲牢蒸嘗之祠貴賤罔替備

物難辨多致踈怠祠先人自有舊典不可有關
自吾以下祠止用蔬食時果勿同於上世也示
令子孫四時不忘其親耳孔子云雖菜羹瓜祭
必齊如也本貴誠敬豈求備物哉所著詩賦銘
讚并衡陽郡記數十篇

陶季直丹陽秣陵人也祖愍祖宋廣州刺史父
景仁中散大夫季直早慧愍祖甚愛異之愍祖
嘗以四函銀列置於前令諸孫各取季直時甫
四歲獨不取人問其故季直曰若有賜當先父

伯不應度及諸孫是故不取愍祖益奇之五歲
喪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於外染衣卒後家人
始贖季直抱之號慟聞者莫不酸感及長好學
淡於榮利起家桂陽王國侍郎北中郎鎮西行參
軍竝不起時人號曰聘君父憂服闋尚書令劉
景領丹陽尹引爲後軍主簿領郡功曹出爲望
蔡令頃之以病免時劉景表粲以齊高帝權勢
日盛將圖之景素重季直欲與之定策季直以
表劉儒者必致顛殞固辭不赴俄而景等伏誅

齊初爲尚書比部郎時褚彥回爲尚書令與季直素善頻以爲司空司徒主簿委以府事彥回卒尚書令王儉以彥回有至行欲諡爲文孝公季直請曰文孝是司馬道子諡恐其人非具美不如文簡儉從之季直又請儉爲彥回立碑終始營護甚有吏節時人美之遷太尉記室參軍出爲冠軍司馬東莞太守在郡號爲清和還除散騎侍郎領左衛司馬轉鎮西諮議參軍齊武帝作相誅鋤異己季直不能阿意明帝頗忌之

乃出爲輔國長史北海太守邊職上佐素士罕
爲之者或勸季直造門致謝明帝旣見便留之
以爲驃騎諮議參軍兼尚書左丞仍遷建安太
守政尚清靜百姓便之還爲中書侍郎遷游擊將
軍兼廷尉梁臺建遷給事黃門侍郎常稱仕至
二千石始願畢矣無爲務人間之事乃辭疾還
鄉里天監初就家拜太中大夫高祖曰梁有天
下遂不見此人十年卒于家時年七十五季直
素清苦絕倫又屏居十餘載及死家徒四壁子

孫無以殞斂聞者莫不傷其志焉

蕭眎素蘭陵人也祖思話宋征西儀同三司父

惠明吳興太守皆有盛名眎素早孤貧爲叔父

惠休所收卹起家爲齊司徒法曹行參軍遷著

作佐郎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永元末爲太子

洗馬梁臺建高祖引爲中尉驃騎記室參軍天

監初爲臨川王友復爲太子中舍人丹楊尹丞

初拜高祖賜錢八萬眎素一朝散之親友又遷

司徒左西屬南徐州治中性靜退少嗜欲好學

能清言榮利不關於喜怒不形於色在人間
及居職竝任情通率不自矜高天然簡素士人
以此咸敬之及在京口便有終焉之志乃於攝
山築室會徵爲中書侍郎遂辭不就因還山宅
獨居屏事非親戚不得至其籬門妻太尉王儉
女久與別居遂無子八年卒親故迹其事行謚
曰貞文先生

史臣曰顧憲之陶季直引年者也蕭眎素則宦
情鮮焉比夫懷祿耽寵婆娑人世則殊閒矣

列傳第四十六

梁書五十一

列傳第四十七

梁書五十三

辰吏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庾革

沈瑀

范述曾

丘仲孚

孫謙

伏誨

何遠

昔漢宣帝以爲政平訟理其惟良二千石乎前
史亦云今之郡守古之諸侯也故長吏之職號
親民是以導德齊禮移風易俗咸必由之齊
末昏亂政移羣小賦調雲起徭役無度守宰多
倚附權門互長貪虐掊刻聚斂侵愁細民天
下搖動無所厝其手足高祖在田知民疾苦及
梁臺建仍下寬大之書昏時雜調咸悉除省
於是四海之內始得息肩逮踐皇極躬覽庶事
日昃聽政求民之瘼乃命輶軒以省方俗置肺

石以達窮民務加隱卹舒其急病元年始去貲
計丁爲布身服浣濯之衣御府無文飾宮掖不
過綾綵無珠璣錦繡太官撤牢饌每日膳菜蔬
飲酒不過三醖以儉先海內每選長吏務簡廉
平皆召見御前親勗治道始擢尚書殿中郎到
漑爲建安內史左民侍郎劉轍爲晉安太守漑
等居官竝以廉絜著又著令小縣有能遷爲大
縣大縣有能遷爲二千石於是山陰令丘仲孚
治有異績以爲長沙內史武康令何遠清公以

爲宣城太守剖符爲吏者往往承風焉若新野
庾華諸任職者以經術潤飾吏政或所居流惠
或去後見思蓋後來之良吏也綴爲良吏篇云
庾華字休野新野人也父深之宋應州刺史華
年十歲遭父憂居喪毀瘠爲州黨所稱弱冠
爲州迎主簿舉秀才累遷安西主簿尚書殿
中郎驃騎功曹史博涉羣書有口辯齊永明
中與魏和親以華兼散騎常侍報使還拜散
騎侍郎知東宮管記事鬱林王即位廢掌中

書詔誥出爲荊州別駕仍遷西中郎諮議參軍
復爲州別駕前後綱紀皆致富饒華再爲之清
身率下杜絕請託布被蔬食妻子不免饑寒明
帝聞而嘉焉手敕褒美州里榮之遷司徒諮議
參軍通直散騎常侍高祖平京邑霸府建引爲
驃騎功曹參軍遷尚書左丞出爲輔國長史會
稽郡丞行郡府事時承凋弊之後百姓凶荒所
在穀貴米至數千民多流散華撫循甚有治理
唯守公祿清節逾厲至有經日不舉火太守襄

陽王聞而饋之萼謝不受天監元年卒停屍無
以殮柩不能歸高祖聞之詔賜絹百匹米五十
斛初萼爲西楚望族早歷顯官鄉人樂藹有幹
用素與萼不平互相陵競藹事齊豫章王疑疑
薨藹仕不得志自步兵校尉求助戎歸荊州時
萼爲州別駕益忽藹及高祖踐阼藹以西朝勲
爲御史中丞萼始得會稽行事旣恥之矣會職
事微有譴高祖以藹其鄉人也使宣旨誨之萼
大憤故發病卒

沈瑀字伯瑜吳興武康人也叔父昶事宋建平
王景素景素謀反昶先去之及敗坐繫獄瑀詣
臺陳請得免罪由是知名起家州從事奉朝請
嘗謁齊尚書右丞殷瀾瀾與語及政事其器之
謂曰觀卿才幹當居吾此職司徒竟陵王子良
聞瑀名引爲府參軍領揚州部傳從事時建康
令沈徽孚恃勢陵瑀瑀以法繩之衆憚其彊子
良甚相知賞雖家事皆以委瑀子良薨瑀復事
刺史始安王遙光嘗被使上民丁速而無怨遙

光謂同使曰爾何不學沈瑀所爲乃令專知州獄事湖孰縣方山埭高峻冬月公私行侶以爲艱難明帝使瑀行治之瑀乃開四洪斷行客就作三日立辦揚州書佐私行詐稱州使不肯就作瑀鞭之三十書佐歸訴遙光遙光曰沈瑀必不枉鞭汝覆乏果有詐明帝復使瑀築赤山塘所費減材官所量數十萬帝益善之永泰元年爲建德令教民二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丁半之人咸歡悅頃之成林去官還京師

兼行選曹郎隨陳伯之軍至江州會義師圍
郢城瑀說伯之迎高祖伯之泣曰余子在都不
得出城不能不愛之瑀曰不然人情匆匆皆思
改計若不早圖衆散難合伯之遂舉衆降瑀從
在高祖軍中初瑀在竟陵王家素與范雲善齊
末嘗就雲宿夢坐屋梁柱上仰見天中字曰范
氏宅至是瑀爲高祖說之高祖曰雲得不死此
夢可驗及高祖即位雲深薦瑀自旣陽令擢兼
尚書右丞時天下初定陳伯之表瑀催督運轉

軍國獲濟高祖以爲能遷尚書駕部郎兼右丞
如故瑀薦族人沈僧隆僧照有吏幹高祖竝納
之以母憂去職起爲振武將軍餘姚令縣大姓
虞氏千餘家請謁如市前後令長莫能絕自瑀
到非訟所通其有至者悉立之堦下以法繩之
縣南又有豪族數百家子弟縱橫遞相庇蔭厚
自封植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爲石頭倉監
少者補縣僮皆號泣道路自是權右屏跡瑀初
至富吏皆鮮衣美服以自彰別瑀怒曰汝等下

縣吏何自擬貴人耶悉使著芒屨麤布侍立終
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捶瑀微時嘗自至此鬻瓦
器爲富人所辱故因以報焉由是士庶駭怨然
瑀廉白自守故得遂行其志後王師北伐徵瑀
爲建威將軍督運漕尋兼都水使者頃之遷
少府卿出爲安南長史尋陽太守江州刺史
曹景宗疾篤瑀行府州事景宗卒仍爲信威
蕭穎達長史太守如故瑀性屈彊每忤穎達
穎達銜之天監八年因入訟事辭又激厲穎達

作色曰朝廷用君作行事耶瑀出謂人曰我死而後已終不能傾側面從是日於路爲盜所殺時年五十九多以爲穎達害焉子續累訟之遇穎達亦尋卒事遂不窮竟續乃布衣蔬食終其身

范述曾字子玄吳郡錢唐人也幼好學從餘杭呂道惠受五經略通章句道惠學徒常有百數獨稱述曾曰此子必爲王者師齊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幼時高帝引述曾爲之師友起家

爲守晉熙王國侍郎齊初至南郡王國郎中令
遷尚書主客郎太子步兵校尉帶開陽令述曾
爲人謇諤在宮多所諫爭太子雖不能全用然
亦弗之罪也竟陵王深相器重號爲周舍時太
子左衛率沈約亦以述曾方汲黯以父母年老
乞還就養乃拜中散大夫明帝即位除游擊將
軍出爲永嘉太守爲政清平不尚威猛民俗便
之所部橫陽縣山谷嶮峻爲逋逃所聚前後二
千石討捕莫能息述曾下車開示恩信凡諸凶

黨繼負而出編戶屬籍者三百餘家自是商賈
流通居民安業在郡勵志清白不受饋明帝聞
甚嘉之下詔褒美焉徵爲游擊將軍郡送故
舊錢二十餘萬述曾一無所受始之郡不將家
屬及還吏無荷檐者民無老少皆出拜辭號哭
聞于數十里東昏時拜中散大夫還鄉里高祖
踐阼乃輕舟出詣闕仍辭還東高祖詔曾中散
大夫范述曾昔在齊世忠直奉主往莅永嘉治
身廉約宜加禮秩以厲清操可太中大夫賜綰

二十匹述曾生平得奉祿皆以分施及老遂壁
立無所資以天監八年卒時年七十九注易文
言著雜詩賦數十篇

丘仲孚字公信吳興烏程人也少好學從祖靈
鞠有人倫之鑒常稱爲千里駒也齊永明初選爲
國子生舉高第未調還鄉里家貧無以首資乃
結羣盜爲之計畫劫掠三吳仲孚聰明有智略
羣盜畏而服之所行皆果故亦不發太守徐嗣
召補主簿歷揚州從事太學博士于湖令有能

名太守呂文顯當時倖臣陵詆屬縣仲孚獨
不爲之屈以父喪去職明帝即位起爲烈武將
軍曲阿令值會稽太守王敬則舉兵反乘朝廷
不備反問始至而前鋒已屈曲阿仲孚謂吏民
曰賊乘勝雖銳而烏合易離今若收船艦鑿
長崗埭瀉瀆水以阻其路得留數日臺軍必
至則大事濟矣敬則軍至值瀆涸果頓兵不得
進遂敗散仲孚以距守有功遷山陰令居職甚
有聲稱百姓爲之謠曰二傅沈劉不如一丘前

世傳琰父子沈憲劉玄明相繼宰山陰並有政績言仲孚皆過之也齊末政亂頗有贓賄爲有司所舉將收之仲孚竊逃逕還京師詣闕會赦得不治高祖踐阼復爲山陰令仲孚長於撥煩善適權變吏民敬服號稱神明治爲天下第一起遷車騎長史長沙內史視事未甚徵爲尚書右丞遷左丞仍擢爲衛尉卿恩任甚厚初起雙闕以仲孚領大匠事畢出爲安西長史南郡太守遷雲麾長史江夏太守行郢州州府事遭

母憂起攝職坐事除名復起爲司空參軍俄遷
豫章內史在郡更勵清節頃之卒時年四十八
詔曰豫章內史丘仲孚重試大邦責以後效非
直悔吝云亡實亦政績克舉不幸殞喪良以傷
惻可贈給事黃門侍郎仲孚喪將還豫章老幼
號哭舉送車輪不得前仲孚爲左丞撰皇典二
十卷南宮故事百卷又撰尚書具事雜儀行於
世焉

孫謙字長遜東莞莒人也少爲親人趙伯符所

知謙年十七伯符爲豫州刺史引爲左軍行參
軍以治幹稱父憂去職客居歷陽躬耕以養弟
妹鄉里稱其敦睦宋江夏王義恭聞之引爲行
參軍歷仕大司馬太宰二府出爲句容令清慎
彊記縣人號爲神明泰始初事建安王休仁休
仁以爲司徒參軍言之明帝擢爲明威將軍巴
東建平二郡太守郡居三峽恒以威力鎮之謙
將述職敕募千人自隨謙曰蠻夷不賓善待之
失節耳何煩兵役以爲國費固辭不受至郡布

恩惠之化蠻獠懷之競餉金寶謙慰喻而一無
所納及掠得生口皆放還家俸秩出吏民者悉
原除之郡境翕然威信大著視事三年徵還爲
撫軍中兵參軍元微初遷梁州刺史辭不赴職
遷越騎校尉征北司馬府主簿建平王將稱兵
患謙疆直託事遣使京師然後作亂又建平誅
遷左軍將軍齊初爲寧朔將軍錢唐治煩以
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
進載縑帛以送之謙却不受每去官輒無私宅

常借官空車廩居焉永明初爲冠軍長史江夏
太守坐被代輒去郡繫尚方頃之免爲中散大
夫明帝將廢立欲引謙爲心膂使兼衛尉給甲
仗百人謙不願處際會輒散甲士帝雖不罪而
弗復任焉出爲南中郎司馬東昏永元元年遷
大夫天監六年出爲輔國將軍零陵太守已衰
老猶彊力爲政吏民安之先是郡多虎暴謙至
絕迹及去官之夜虎即害居民謙爲郡縣常勤
勸課農桑務盡地利收入常多於隣境九年以

年老徵爲光祿大夫既至高祖嘉其清絜其禮
異焉每朝見猶請劇職自效高祖笑曰朕使卿
智不使卿力十四年詔曰光祿大夫孫謙清慎
有聞白首不怠高年舊齒宜加優秩可給親信
二十人并給扶謙自少及老歷二縣五郡所在
廉絜居身儉素牀施遽蔭屏風冬則布被莞
席夏日無幬帳而夜卧未嘗有蚊蚋人多異焉
年逾九十彊壯如五十者每朝會輒先衆到公
門力於仁義行已過人甚遠從兄靈慶常病寄

於謙謙出行還問起居靈慶曰向飲冷熱不調
即時猶渴謙退遣其妻有彭城劉融者行乞疾
篤無所歸友人舉送謙舍謙開廳事以待之及
融死以禮殯葬之衆咸服其行義十五年卒官
時年九十二詔賻錢三萬布五十匹高祖爲舉
哀甚悼惜之謙從子廉便辟巧官齊時已歷大
縣尚書右丞天監初沈約范雲當朝用事廉傾
意奉之及中書舍人黃睦之等亦尤所結附凡
貴要每食廉必日進滋旨皆手自煎調不辭勤

劉遂得爲列卿御史中丞晉陵吳興太守時廣陵高爽有險薄才客於廉廉委以文記爽當有求不稱意乃爲履謎以喻廉曰刺臯不知噍躅面不知瞋齧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不計恥辱以此取名是也

伏暉字玄耀曼容之子也幼傳父業能言玄理與樂安任昉彭城劉曼俱知名起家齊奉朝請仍兼太學博士等除東陽郡丞秩滿爲鄞令時曼容已致仕故頻以外職處暉令其得養焉齊

末始爲尚書都官郎仍爲衛軍記室參軍高
祖踐阼遷國子博士父憂去職服闋爲車騎諮
議參軍累遷司空長史中書侍郎前軍將軍兼
五經博士與吏部尚書徐勉中書侍郎周捨總
知五禮事出爲永陽內史在郡清絜治務安靜
郡民何貞秀等一百五十四人詣州言狀湘州刺
史以聞詔勘有十五事爲吏民所懷高祖善之
徵爲東陽太守在郡清恪如永陽時民賦稅不
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乃至

無以爲繩其厲志如此屬縣始新遂安海寧竝
同時生爲立祠徵爲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時
始興內史何遠累著清績高祖詔擢爲黃門侍
郎俄遷信武將軍監吳郡昭自以名輩素在遠
前爲吏俱稱廉白遠累見擢昭遷階而已意望
不滿多託疾居家尋求假到東陽迎妹喪因留
會稽築宅自表解高祖詔以爲豫章內史昭乃
出拜治書御史虞曠奏曰臣聞失忠與信一心之
道以虧貌是情非兩觀之誅宜及未有陵犯名

教要冒君親而可緯俗經邦者也風聞豫章內
史伏暉去歲啓假以迎妹喪爲解因停會稽不
去入東之始貨宅賣車以此而推則是本無還
意暉歷典二邦少免貪濁此自爲政之本豈得
稱功常謂人才品望居何遠之右而遠以清公
見擢名位轉隆暉深誹怨形於辭色興居歎咤
寤寐失圖天高聽卑無私不照去年十二月二
十日詔曰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伏暉爲政廉
平宜加將養勿使恚望致虧士風可豫章內史

豈有人臣奉如此之詔而不亡魂破膽歸罪有
司擢髮抽腸少自論謝而循奉傲然了無異色
眚識見所到足達此旨而冒寵不辭云斯苟得
故以士流解體行路沸騰辯跡求心無一可恕
竊以眚踉蹌落魄三十餘年皇運勃興咸與維
始除舊布新濯之江漢一紀之間三世隆顯曾
不能少懷感激仰答萬分反覆拙謀成茲巧罪
不忠不敬於斯已及請以眚大不敬論以事詳
法應棄市刑輒收所近獄洗結以法從事如法

所稱昫即主臣謹案豫章內史臣伏昫含疵表
行藉悖成心語嘿一違資敬兼盡幸屬昌時擢
以不次溪壑可盈志欲無滿要君東走豈曰止
足之歸負志解巾異乎激處之致甘此脂膏孰
非荼苦佩茲龜組豈殊縲紲宜明風憲肅正簡
書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昫所居官凡諸位任
一皆削除有詔勿治昫遂得就郡視事三年徵
爲給事黃門侍郎領國子博士未及起普通元
年卒於郡時年五十九尚書右僕射徐勉爲之

墓誌其一章曰東區南服愛結民胥相望伏闕
繼軌奏書或卧其轍或扳其車或圖其像或式
其閭思耿借寇曷以尚諸初暉父曼容與樂安
任瑤皆暉於齊太尉王儉瑤子昉及暉竝見知
頃之昉才遇稍盛齊末昉已爲司徒右長史昉
猶滯於參軍事及其終也名位略相侔昉性儉
素車服麤惡外雖退靜內不免心競故見譏於
時能推薦後來常若不及少年士子或以此依之
何遠字義方東海郟人也父慧炬齊尚書郎遠

釋褐江夏王國侍郎轉奉朝請永元中江夏王
寶玄於京口爲護軍將軍崔慧景所奉入圍宮
城遠豫其事事敗乃亡抵長沙宣武王王深保
匿焉遠求得桂陽王融保藏之旣而發覺收捕
者至遠逾垣以免融及遠家人皆見執融遂遇
禍遠家屬繫尚方遠亡渡江使其故人高江產
共聚衆欲迎高祖義師東昏黨聞之使捕遠等
衆復潰散遠因降魏入壽陽見刺史王肅欲同
義舉肅不能用乃求迎高祖肅許之遣兵援送

得達高祖高祖見遠謂張弘策曰何遠美丈夫
而能破家報舊德未易人也板輔國將軍隨軍
東下旣破朱雀軍以爲建康令高祖踐阼爲步
兵校尉以奉迎勲封廣興男邑三百戶遷建武將
軍後軍鄱陽王恢錄事參軍遠與恢素善在府
盡其志力知無不爲恢亦推心杖之恩寄甚密
頃之遷武昌太守遠本倜儻尚輕俠至是乃折
節爲吏杜絕交遊饋遺秋豪無所受武昌俗皆
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温每以錢買民井寒水不

取錢者則撻水還之其佗事率多如此跡雖似
僞而能委曲用意焉車服尤弊素器物無銅漆江
左多水族甚賤遠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然
性剛嚴吏民多以細事受鞭罰者遂爲人所訟
徵下廷尉被劾數十條當時士大夫坐法皆不
受立遠度已無贓就立三七日不款猶以私藏
禁仗除名後起爲鎮南將軍武康令愈厲廉節
除淫祀正身率職民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諸
縣盛供帳以待焉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

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爲別彬戲曰卿禮有
過陸納將不爲古人所笑乎高祖聞其能擢爲
宣城太守自縣爲近畿大郡近代未之有也郡
經寇抄遠盡心綏理復著名迹暮年遷樹功將
軍始興內史時泉陵侯浚朗爲桂州緣道剽掠
入始興界草木無所犯遠在官好開途巷脩葺
牆屋民居市里城隍廩庫所過若營家焉田秩
俸錢竝無所取歲暮擇民充窮者充其租調以
此爲常然其聽訟猶人不能過絕而性果斷民

不敢非畏而惜之所至皆生爲立祠表言治狀
高祖每優詔答焉天監十六年詔曰何遠前在
武康已著廉平復莅三邦彌盡清白政先治道
惠留民愛雖古之良二千石無以過也宜升內
榮以顯外績可給事黃門侍郎遠即還仍爲仁
威長史頃之出爲信武將軍監吳郡在吳頗有
酒失遷東陽太守遠處職疾彊富如仇讎視貧
細如子弟特爲豪右所畏憚在東陽歲餘復爲
受罰者所謗坐免歸遠耿介無私曲居人間絕

請謁不造詣與貴賤書疏抗禮如一其所曾遇
未嘗以顏色干人以此多爲俗士所惡其清公
實爲天下第一居數郡見可欲終不變其心妻
子饑寒如下貧者及去東陽歸家經年歲口不
言榮辱士類益以此多之其輕財好義周人之
急言不虛妄蓋天性也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
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衆共同之不能記也後復
起爲征西諮議參軍中撫司馬普通二年卒時
年五十二高祖厚贈賜之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前史有循吏何哉世使然也漢武役繁姦起循平不能故有苛酷誅戮以勝之亦多怨濫矣梁興破觚爲圓斷雕爲樸教民以孝悌勸之以農桑於是桀黠化爲由余輕薄變爲忠厚淳風已洽民自知禁堯舜之民比屋可封信矣若夫酷吏於梁無取焉

列傳第四十七

梁書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八

梁書五十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諸夷

海南

東夷

西北諸戎

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
去近者三千里遠者二三萬里其西與西域
諸國接漢元鼎中遣伏波將軍路
置日南郡其徼外諸國自武帝以來
獻見後

漢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

孫權時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其所

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通中

國者蓋甚故不載史官及宋齊至者有十餘國

始爲之傳自梁革運其奉正朔脩貢職航海歲

至踰於前代矣今採其風俗粗著者綴爲海南

傳云

林邑國者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之界也

伏波將軍馬援開漢南境置此縣其地縱廣可

六百里城去海百二十里去日南界四百餘里
北接九德郡其南界水步道二百餘里有西國
夷亦稱王馬援植兩銅柱表漢界處也其國有
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如螢
火又出璊瑁貝齒吉貝沈木香吉貝者樹名也
其華成時如鷺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潔白與
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爲班布也沈木者土
人斫斷之積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歲置水中
則沈故名曰沈香次不沈不浮者曰筏香也漢

末大亂功曹區逵殺縣令自立爲王傳數世其
後王無嗣立外甥范熊熊死子逸嗣晉成帝咸
康三年逸死奴文篡立文本曰南西捲縣夷帥
范稚家奴常牧牛於山澗得鯉魚三頭化而爲
鐵因以鑄刀鑄成文向石而呪曰若斫石破者
文當王此國因舉刀斫石如斷芻藁文心獨異
之范稚常使之商賈至林邑因教林邑王作宮
室及兵車器械王寵任之後乃讒王諸子各奔
餘國及王死無嗣文僞於隣國迓王子置毒於

漿中而殺之遂脅國人自立舉兵攻旁小國皆
吞滅之有衆四五萬人時交州刺史姜莊使所
親韓戢謝稚前後監日南郡並貪殘諸國患之
穆帝永和三年臺遣夏侯覽爲太守侵刻尤甚
林邑先無田土貪日南地肥沃常欲略有之至
是因民之怨遂舉兵襲日南殺覽以其屍祭天
留日南三年乃還林邑交州刺史朱藩後遣督
護劉雄戍日南文復屠滅之進寇九德郡殘害
吏民遣使告藩願以日南北境橫山爲界藩不

許又遣督護陶緩李衢討之文歸林邑尋復屯日南五年文死子佛立猶屯日南征西將軍桓溫遣督護滕畯九真太守灌邃帥交廣州兵討之佛嬰城固守邃令畯盛兵於前邃帥勁卒七百人自後踰壘而入佛衆驚潰奔走邃追至林邑佛乃請降哀帝昇平初復爲寇暴刺史溫放之討破之安帝隆安三年佛孫須達復寇日南執太守晃源又進寇九德執太守曹炳交趾太守杜瑗遣都護鄧逸等擊破之即以瑗爲刺史

義熙三年須達復寇日南殺長史瑗遣海邏督護阮斐討破之斬獲甚衆九年須達復寇九真行郡事杜慧期與戰斬其息交龍王甄知及其將范健等生俘須達息郝能及虜獲百餘人自瑗卒後林邑無歲不寇日南九德諸郡殺蕩甚多交州遂致虛弱須達死子敵真立其弟敵鎧攜母出奔敵真追恨不能容其母弟捨國而之天竺禪位於其甥國相藏麟固諫不從其甥既立而殺藏麟麟子又攻殺之而立敵鎧同母異

父之弟曰文敵文敵後爲扶南王子當根純所
殺大臣范諸農平其亂而自立爲王諸農死子
陽邁立宋永初二年遣使貢獻以陽邁爲林邑
王陽邁死子咄立篡其父復曰陽邁其國俗居
處爲閣名曰于闌門戶皆北向書樹葉爲紙男
女皆以橫幅吉貝繞褻以下謂之千漫亦曰都
漫穿耳貫小環貴者著革屣賤者跣行自林邑
扶南以南諸國皆然也其王著法服加瓔珞如
佛象之飾出則乘象吹螺擊鼓罩吉貝繖以吉

貝爲幡旗國不設刑法有罪者使象踏殺之其
大姓號婆羅門嫁娶必用八月女先求男由賤
男而貴女也同姓還相婚姻使婆羅門引壻見
婦握手相付呪曰吉利吉利以爲成禮死者焚
之中野謂之火葬其寡婦孤居散髮至老國王
事尼乾道鑄金銀人像大十圍元嘉初陽邁侵
暴日南九德諸郡交州刺史杜弘文牙欲討
之聞有代乃止八年寇郡入四會浦口
交州刺史阮彌之遣相兵赴討攻

區栗城不剋乃引還爾後

遣使貢獻而寇

盜不已二十三年使交州刺史檀和之振武將
軍宗慤伐之和之遣司馬蕭景憲爲前鋒陽邁
聞之懼欲輸金一萬斤銀十萬斤還所略日南
民戶其大臣蒔僧達諫止之乃遣大帥范扶龍
戍其北界區栗城景憲攻城剋之斬扶龍首獲
金銀雜物不可勝計乘勝逕進即剋林邑陽邁
父子並挺身逃奔獲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又
銷其金人得黃金數十萬斤和之後病死見胡

神爲崇孝武建元大明中林邑王范神成累遣
長史奉表貢獻明帝泰豫元年又遣使獻方物
齊永明中范文贊累遣使貢獻天監九年文贊
子天凱奉獻白猴詔曰林邑王范天凱介在海
表乃心款至遠脩職貢良有可嘉宜班爵號被
以榮澤可持節督緣海諸軍事威南將軍林邑
王十年十三年天凱累遣使獻方物俄而病死
子弼毳跋摩立奉表貢獻普通七年王高式勝
鎧遣使獻方物詔以爲持節督緣海諸軍事綏

南將軍林邑王大通元年又遣使貢獻中大通二年行林邑王高式律陟羅跋摩遣使貢獻詔以爲持節督緣海諸軍事綏南將軍林邑王六年又遣使獻方物

扶南國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灣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餘里城去海五百里有大江廣十里西北流東入於海其國輪廣三千餘里土地洿下而平博氣候風俗大較與林邑同出金銀銅錫沈木香象牙孔翠五色鸚鵡

其南界三千餘里有頓遜國在海崎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並羈屬扶南頓遜之東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諸國往還交市所以然者頓遜廻入海中千餘里漲海無崖岸船舶未曾得逕過也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餘人珍物寶貨無所不有又有酒樹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瓮中數日成酒頓遜之外大海洲中又有毗騫國去扶南八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頭長三尺自古來不死莫知其年主神聖

國中人善惡及將來事王皆知之是以無敢欺者南方號曰長頸王國俗有室屋衣服敢粃米其人言語小異扶南有山出金金露生石上無所限也國法刑罪人並於王前噉其肉國內不受估客有往者亦殺而噉之是以商旅不敢至王常樓居不血食不事鬼神其子孫生死如常人唯王不死扶南王數遣使與書相報荅常遺扶南王純金五十人食器形如圓盤又如尾塢名爲多羅受五升又如碗者受一升王亦能作

天竺書書可三千言說其宿命所由與佛經相似並論善事又傳扶南東界即大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國東有馬五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至自然大洲其上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剥取其皮紡績作布極得數尺以爲手巾與焦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洿則投火中復更精潔或作燈炷用之不知盡扶南國俗本裸體身被髮不制衣裳以女人爲王號曰柳葉年少壯健有似男子其南有徼國有事鬼神者

字混填夢神賜之弓乘賈人舩入海混填晨起
即詣廟於神樹下得弓便依夢乘舩入海遂入
扶南外邑柳葉人衆見舩至欲取之混填即張
弓射其舩穿度一百矢及侍者柳葉大懼舉衆
降混填混填乃教柳葉穿布貫頭形不復露遂
治其國納柳葉爲妻生子分王七邑其後王混
盤沉以詐力聞諸邑令相疑阻因舉兵攻并之
乃遣子孫中分治諸邑號曰小王盤沉年九十
餘乃死立中子盤盤以國事委其大將范蔓盤

盤立三年死國人共舉蔓爲王蔓勇健有權略
復以兵威攻伐旁國咸復屬之自號扶南大王
乃治作大船窮漲海攻屈都昆九稚典孫等十
餘國開地五六千里次當伐金隣國蔓遇疾遣
太子金生代行蔓姊子旃時爲二千人將因篡
蔓自立遣人詐金生而殺之蔓死時有乳下兒
名長在民間至年二十乃結國中壯士襲殺旃
旃大將范尋又殺長而自立更繕治國內起觀
閣遊戲之朝旦中晡三四見客民人以焦蔗龜

鳥爲禮國法無牢獄有罪者先齋戒三日乃燒
斧極赤令訟者捧行七步又以金鑲雞卵投沸
湯中令採取之若無實者手即焦爛有理者則
不又於城溝中養鰐魚門外圈猛獸有罪者輒
以餵猛獸及鰐魚魚獸不食爲無罪三日乃放
之鰐大者長二丈餘狀如鼉有四足喙長六七
尺兩邊有齒利如刀劍常食魚遇得麋鹿及人
亦噉自蒼梧以南及外國皆有之吳時遣中郎
康泰宣化從事朱應使於尋國國人猶裸唯歸

人著貫頭泰應謂曰國中實佳但人褻露可怪耳尋始令國內男子著橫幅橫幅今干漫也大家乃截錦爲之貧者乃用布晉武帝太康中尋始遣使貢獻穆帝升平元年王竺旃檀奉表獻馴象詔曰此物勞費不少駐令勿送其後王儕陳如本天竺婆羅門也有神語曰應王扶南儕陳如心悅南至盤盤扶南人聞之舉國欣戴迎而立焉復改制度用天竺法儕陳如死後王持梨陀跋摩宋文帝世奉表獻方物齊永明中王

闍邪跋摩遣使貢獻天監二年跋摩復遣使送
珊瑚佛像并獻方物詔曰扶南王憍陳如闍邪
跋摩介居海表世纂南服厥誠遠著重譯獻琛
宜蒙酬納班以榮號可安南將軍扶南王今其
國人皆醜黑拳髮所居不穿井數十家共一池
引汲之俗事天神天神以銅爲像二面者四手
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兒或鳥獸或日
月其王出入乘象嬪侍亦然王坐則偏踞翹膝
垂左膝至地以白疊敷前設金盆香鑪於其上

國俗居喪則剃除鬚髮死者有四葬水葬則投之江流火葬則焚爲灰燼土葬則瘞埋之鳥葬則棄之中野人性貪吝無禮義男女恣其奔隨十年十三年跋摩累遣使貢獻其年死庶子留陀跋摩殺其嫡弟自立十六年遣使竺當抱老奉表貢獻十八年復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婆羅樹葉并獻火齊珠鬱金蘇合等香普通元年中大通二年大同元年累遣使獻方物五年復遣使獻生犀又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詔

遺沙門釋雲寶隨使往迎之先是三年八月高
祖改造阿育王寺塔出舊塔下舍利及佛爪髮
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
屈爲蠡形案僧伽經云佛髮青而細猶如藕莖
絲佛三昧經云我昔在宮沐頭以尺量髮長一
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蠡文則與高祖所得同
也阿育王即鐵輪王王閻浮提一天下佛滅度
後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即其一
也吳時有尼居其地爲小精舍孫綝尋毀除之

塔亦同泯吳平後諸道人復於舊處建立焉晉
中宗初渡江更脩飾之至簡文咸安中使沙門
安法師程造小塔未及成而亡弟子僧顯繼而
修立至孝武太元九年上金相輪及承露其後
西河離石縣有胡人劉薩何遇疾暴亡而心下
猶暖其家未敢便殯經十日更蘇說云有兩吏
見錄向西北行不測遠近至十八地獄隨報重
輕受諸楚毒見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
可作沙門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阿育王塔

可往禮拜若壽終則不墮地獄語竟如墮高巖
忽然醒寤因此出家名慧達遊行禮塔次至丹
楊未知塔處乃登越成四望見長千里有異氣
色因就禮拜果是育王塔所屢放光明由是定
知必有舍利乃集衆就掘之入一丈得三石碑
並長六尺中一碑有鐵函函中又有銀函函中
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髮各一枚髮長數尺
即遷舍利近北對簡文所造塔西造一層塔十
六年又使沙門僧伽爲三層即高祖所開者

也初穿土四尺得龍窠及昔人所捨金銀鐶釧
釵鑷等諸雜寶物可深九尺許方至石礫礫下
有石函函內有鐵壺以盛銀坩坩內有金鏤嬰
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圓正光潔函內又有琉璃
椀內得四舍利及髮爪爪有四枚並爲沈香色
至其月二十七日高祖又到寺禮拜設無昇大
會大赦天下是日以金鉢盛水泛舍利其最小
者隱鉢不出高祖禮數十拜舍利乃於鉢內放
光旋回久之乃當鉢中而止高祖問大僧正慧

念今日見不可思議事不慧念答曰法身常住
湛然不動高祖曰弟子欲請一舍利還臺供養
至九月五日又於寺設無昇大會遣皇太子王
侯朝貴等奉迎是日風景明和京師傾屬觀者
百數十萬人所設金銀供具等物並留寺供養
并施錢一千萬爲寺基業至四年九月十五日
高祖又至寺設無昇大會豎二刹各以金罌次
玉罌重盛舍利及爪髮內七寶塔中又以石函
盛寶塔分入兩刹下及王侯妃主百姓富室所

捨金銀鑲釧等珍寶充積十一年十一月二日
寺僧又請高祖於寺發般若經題爾夕二塔俱
放光明敕鎮東將軍邵陸王綸製寺大功德碑
文先是二年改造會稽鄞縣塔開舊塔出舍利
遣光宅寺釋敬脫等四僧及舍人孫照暫迎還
臺高祖禮拜竟即送還縣入新塔下此縣塔亦
是劉薩何所得也晉咸和中丹陽尹高悝行至
張侯橋見浦中五色光長數尺不知何怪乃令
人於光處掇視之得金像未有光趺悝乃下車

載像還至長干巷首牛不肯進惺乃令馭人任
牛所之牛徑牽車至寺惺因留像付寺僧每至
中夜常放光明又聞空中有金石之響經一歲
捕魚人張係世於海口忽見有銅花趺浮出水
上係世取送縣縣以送臺乃施像足宛然合會
簡文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採珠没水
於底得佛光豔交州押送臺以施像又合焉自
咸和中得像至咸安初歷三十餘年光趺始具
初高惺得像後西域胡僧五人來詣惺曰昔於

天竺得阿育王造像來至鄴下值胡亂埋像於
河邊今尋覓失所五人嘗一夜俱夢見像曰已
出江東爲高悝所得悝乃送此五僧至寺見像
虛歎涕泣像便放光照燭殿宇又瓦官寺慧邃
欲模寫像形寺主僧尚慮虧損金色謂邃曰若
能令像放光回身西向乃可相許慧邃便懇到
拜請其夜像即轉坐放光回身西向明旦便許
模之像趺先有外國書模有識者後有三藏那
求跋摩識之云是阿育王爲第四女所造也及

大同中出舊塔舍利敕市寺側數百家宅地以
廣寺域造諸堂殿并瑞像周回閣等窮於輪奐
焉其圖諸經變並吳人張繇運手繇丹青之工
一時冠絕

盤盤國宋文帝元嘉孝武孝建大明中並遣使
貢獻大通元年其王使使奉表曰揚州閭浮提
震旦天子萬善莊嚴一切恭敬猶如天淨無雲
明耀滿目天子身心清淨亦復如是道俗濟濟
並蒙聖王光化濟度一切永作舟航臣聞之慶

善我等至誠敬禮常勝天子足下稽首問訊今
奉薄獻願垂哀受中大通元年五月累遣使貢
牙像及塔并獻沈檀等香數十種六年八月復
使送菩提國真舍利及畫塔并獻菩提樹葉簷
糖等香

丹丹國中大通二年其王遣使奉表曰伏承聖
主至德仁治信重三寶佛法興顯衆僧殷集法
事日盛威嚴整肅朝望國執慈愍蒼生八方六
合莫不歸服化隣諸天非可言喻不任慶善若

暫奉見尊足謹奉送牙像及塔各三軀并獻火
齊珠古貝雜香藥等大同元年復遣使獻金銀
瑠璃雜寶香藥等物

干陀利國在南海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略同
出班布古貝檳榔檳榔特精好爲諸國之極宋
孝武世王釋婆羅那憐陀遣長史竺留陀獻金
銀寶器天監元年其王瞿曇雲脩跋陀羅以四月
八日夢見一僧謂之曰中國今有聖主十年之
後佛法大興汝若遣使貢奉敬禮則土地豐樂

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則境土不得自安脩跋陀
羅初未能信旣而又夢此僧曰汝若不信我當
與汝往觀之乃於夢中來至中國拜覲天子旣
覺心異之陀羅本工畫乃寫夢中所見高祖容
質飾以丹青仍遣使并畫工奉表獻玉盤等物
使人旣至模寫高祖形以還其國比本畫則符
同焉因盛以寶函加禮敬後跋陀死子毗邪
跋摩立十七年遣長史毗跋摩奉表曰常勝
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樂六通三達爲世

間尊是名如來應供正覺遺形舍利造諸塔像
莊嚴國土如須彌山邑居聚落次第羅蒲城郭
館宇如忉利天宮具足四兵能伏怨敵國土安
樂無諸患難人民和善受化正法慶無不通猶
處雷山流注雪水八味清淨百川洋溢周回屈
曲順趨大海一切衆生咸得受用於諸國土殊
勝第一是名震旦大梁揚郡天子仁廕四海德
合天心雖人是天降生護世功德寶藏救世大
悲爲我尊生威儀具足是故至誠敬禮天子足

下稽首問訊奉獻金芙蓉雜香藥等願垂納受
普通元年復遣使獻方物

狼牙脩國在南海中其界東西三十日行南北
二十日行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土氣物產與南
略同偏多棧沈婆律香等其俗男女皆袒而被
髮以古貝爲干縵其王及貴臣乃加雲霞布覆
胛以金繩爲絡帶金鐙貫耳女子則被布以瓔
珞繞身其國累樓爲城重門樓閣王出乘象有
幡毼旗鼓罩台蓋兵衛甚設國人說立國以來

四百餘年後嗣襄弱王族有賢者國人歸之王
聞知乃加囚執其鑠無故自斷王以爲神因不
敢害乃斥逐出境遂奔天竺天竺妻以長女俄
而狼牙王死大臣迎還爲王二十餘年死子婆
伽達多立天監十四年遣使阿撒多奉表曰大
吉天子足下離滛怒癡哀愍衆生慈心無量端
嚴相好身光明朗如水中月普照十方眉間白
毫其白如雪其色照曜赤如月光諸天善神之
所供養以垂正法寶梵行衆增莊嚴都邑城閣

高峻如乾陀山樓觀羅列道途平正人民熾盛
快樂安穩著種種衣猶如天服於一切國爲極
尊勝天王愍念羣生民人安樂慈心深廣律儀
清淨正法化治供養三寶名稱宣揚布滿世界
百姓樂見如月初生譬如梵王世界之主人天
切莫不歸依敬禮大吉天子足下猶如現前忝
承先業慶嘉無量今遣使問訊大意欲自往復
畏大海風波不達今奉薄獻願大家曲垂領納
婆利國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去廣州二月日

行國界東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
三十六聚土氣暑熱如中國之盛夏穀歲再
熟草木膏榮海出文螺紫貝有石名蚶貝羅初
採之柔軟及刻削爲物乾之遂大堅彊其國人
披古貝如帔及爲都縵王乃用班絲布以璵珞
繞身頭著金冠高尺餘形如弁綴以七寶之飾
帶金裝劒偏坐金高坐以銀蹬支足侍女皆爲
金花雜寶之飾或持白毼拂及孔雀扇王出以
象駕輿輿以雜香爲之上施羽蓋珠簾其導從

吹螺擊鼓王姓僑陳如自古未通中國問其先
及年數不能記焉而言白淨王夫人即其國女
也天監十六年遣使奉表曰伏承聖王信重三
寶興立塔寺校飾莊嚴周徧國土四衢平坦清
淨無穢臺殿羅列狀若天宮壯麗微妙世無與
等聖主出時四兵具足羽儀導從布滿左右都
人士女麗服光飾市廛豐富充積珍寶王法清
整無相侵奪學徒皆至三乘競集敷說正法雲
布雨潤四海流通交會萬國長江眇漫清泠深

廣有生咸資莫能消穢陰陽和暢災厲不作大
梁揚都聖王無等臨覆上國有大慈悲子育萬
民平等忍辱怨親無三加以周窮無所藏積靡
不照燭如日之明無不受樂猶如淨月宰輔賢
良羣臣貞信盡忠奉上心無異想伏惟皇帝是
我真佛臣是婆利國主今敬稽首禮聖王足下
惟願大王知我此心此心久矣非適今也山海
阻遠無緣自達今故遣使獻金席等表此丹誠
普通三年其王頻伽復遣使珠貝智貢白鸚鵡

青蟲蚋螽瑠璃器古貝螺林雜香藥等數十種
中天竺國在大月支東南數千里地方三萬里
一名身毒漢世張騫使大夏見邛竹杖蜀布國
人云市之身毒身毒即天竺蓋傳譯音字不同
其實一也從月支高附以西南至西海東至槃
越列國數十每國置王其名雖異皆身毒也
漢時羈屬月支其俗土著與月支同而卑濕暑
熱民弱畏戰弱於月支國臨大江名新陶源出
崑崙分爲五江總名曰怛水其水甘美下有真

鹽色正白如水精土俗出犀象貂鼯瑇瑁火齊

金銀鐵金縷織成金皮罽細摩白疊好裘毳毼

火齊狀如雲母色如紫金有光耀別之則薄如

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沓也其西與大秦安

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金碧珠璣

琅玕鬱金蘇合蘇合是合諸香汁煎之非自然

一物也又云大秦人採蘇合先榨其汁以爲香

膏乃賣其滓與諸國賈人是以展轉來達中國

不大香也鬱金獨出罽賓國華色正黃而細與

芙蓉華裏被蓮者相似國人先取以上佛寺積
日香槁乃糞去之賈人從寺中徵雇以轉賣與
佗國也漢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
日南徼外來獻漢世唯一通焉其國人行賈往
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其南徼諸國人少有到大
秦者孫權黃武五年有大秦賈人字秦論來到
交趾交趾太守吳邈遣送詣權權問方土謠俗
論具以事對時諸葛恪討丹陽獲黝歙短人論
見之曰大秦希見此人權以男女各十人差吏

會稽劉咸送論咸於道物故論乃徑還本國漢
和帝時天竺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叛遂絕至
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魏晉
世絕不復通唯吳時扶南王范旃遣親人蘇物
使其國從扶南發投拘利口循海大灣中正西
北入歷灣邊數國可一年餘到天竺江口逆水
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驚曰海濱極遠猶有
此人即呼令觀視國內仍差陳宋等二人以月
支馬四匹報旃遣物等還積四年方至其時吳

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見陳宋等具問天竺土
俗云佛道所興國也人民敦庵土地饒沃其王
號茂論所都城郭水泉分流繞于渠壑下注江
其宮殿皆雕文鏤刻街曲市里屋舍樓觀鍾鼓
音樂服飾香華水陸通流百賈交會奇玩珍瑋
恣心所欲左右嘉維舍衛葉波等十六大國去
天竺或二三千共尊奉之以爲在天地之中
也天監初其王屈多遣長史竺羅達奉表曰伏
聞彼國據江傍海山川周固衆妙悉備莊嚴國

土猶如化城宮殿莊飾街巷平坦人民充滿歡
娛安樂王出遊四兵隨從聖明仁愛不害衆生
國中臣民循行正法大王仁聖化之以道慈悲
羣生無所遺弃常修淨戒式導不及無上法船
沈溺以濟百官氓庶受樂無恐諸天護持萬神
侍從天魔降服莫不歸仰王身端嚴如日初出
仁澤普潤猶如大雲於彼震旦最爲殊勝臣之
所住國土首羅天守護令國安樂王王相承未
曾斷絕國中皆七寶形像衆妙莊嚴臣自脩檢

如化王法臣名屈多弃世王種惟願大王聖體
和平今以此國羣臣民庶山川珍重一切歸屬
五體投地歸誠大王使人竺達多由來忠信是
故今遣大王若有所須珍奇異物悉當奉送此
之境土便是大王之國王之法令善道悉當承
用願二國信使往來不絕此信返還願賜一使
具宣聖命備勅所宜款至之誠望不空返所白如
允願加採納今奉獻琉璃唾壺雜香古貝等物
師子國天竺旁國也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五

穀隨人所種不須節其國舊無人民止有鬼神
及龍居之諸國商估來共市易鬼神不見其形
但出珍寶顯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國人
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國晉
義熙初始遣獻玉像經十載乃至像高四尺二
寸五色潔潤形製殊特殆非人工此像歷晉宋
世在瓦官寺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
軀及顧長康維摩畫圖世人謂爲三絕至齊東
昏遂毀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爲嬖妾潘貴妃作

釵釧宋元嘉六年十二年其王刹利摩訶遣使
貢獻大通元年後王伽葉伽羅訶梨邪使奉表
曰謹白大梁明主雖山海殊隔而音信時通伏
承皇帝道德高遠覆載同於天地明照齊乎日
月四海之表無有不從方國諸王莫不奉獻以
表慕義之誠或泛海三年陸行千日畏威懷德
無遠不至我先王以來唯以脩德爲本不嚴而
治奉事正法道天下欣人爲善慶若己身欲與
大梁共弘三寶以度難化信還伏聽告敕今奉

薄獻願垂納受

東夷之國朝鮮爲大得箕子之化其器物猶有禮樂云魏時朝鮮以東馬韓辰韓之屬世通中國自晉過江泛海東使有高句驪百濟而宋齊間常通職貢梁興又有加焉扶桑國在昔未聞也普通中有道人稱自彼而至其言元本尤悉故并錄焉

高句驪者其先出自東明東明本北夷橐離王之子離王出行其侍兒於後任娠離王還欲殺

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如大鷄子來降我因
以有娠王囚之後遂生男王置之豕牢豕以口
氣噓之不死王以爲神乃聽收養長而善射王
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乃奔走南至淹滯水以
弓擊水魚鼈皆浮爲橋東明乘之得渡至夫餘
而王焉其後支別爲句驪種也其國漢之玄菟
郡也在遼東之東去遼東千里漢魏世南與朝
鮮穢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漢武帝元封四
年滅朝鮮置玄菟郡以高句驪爲縣以屬之句

驪地方可二千里中有遼山遼水所出其王都
於丸都之下多大山深谷無原澤百姓依之以
居食澗水雖土著無良田故其俗節食好治宮
室於所居之左立大屋祭鬼神又祠零星社稷
人性凶急喜寇抄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
加主簿優台使者皁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級言
語諸事多與夫餘同其性氣衣服有異本有五
族有消奴部慎奴部薳奴部桂婁部本消奴部
爲王微弱桂婁部代之漢時賜衣幘朝服鼓吹

常從玄菟郡受之後稍驕不復詣郡但於東界
築小城以受之至今猶名此城爲幘溝婁溝婁
者句驪名城也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
沛者則不置對盧其俗喜歌儻國中邑落男女
每夜羣聚哥戲其人潔清自喜喜藏釀跪拜
申脚行步皆走以十月祭天大會名曰東明其
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頭所
著似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其國無
牢獄有罪者則會諸加評議殺之没入妻子其

俗好淫男女多相奔誘已嫁娶便稍作送終之
衣其死葬有槨無棺好厚葬金銀財幣盡於
送死積石爲封列植松栢兄死妻媵其馬皆小便
登山國人尚氣力便弓矢矛有鎧甲習戰鬪
沃沮東穢皆屬焉王莽初發高驪兵以伐胡不
欲行彊迫遣之皆亡出塞爲寇次朔郡歸咎於
句驪侯驪嚴尤誘而斬之王莽大悅更名高句
驪爲下句驪當此時爲侯矣光武八年高句驪
王遣使朝貢始稱王王殤安之間其王名宮數

寇遼東玄菟太守蔡固討之不能禁宮死子伯
固立順和之間復數犯遼東寇抄靈帝建寧二年
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虜數百級伯固乃降
屬遼東公孫度之雄海東也伯固與之通好伯
固死子伊夷摸立伊夷摸自伯固時已數寇遼
東又受亡胡五百餘戶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
之破其國焚燒邑落降胡亦叛伊夷摸伊夷摸
更作新國其後伊夷摸復擊玄菟玄菟與遼東
合擊大破之伊夷摸死子位宮立位宮有勇力

便鞍馬善射獵魏景初二年遣太傅司馬宣王
率衆討公孫淵位宮遣主簿大加將兵千人助
軍正始三年位宮寇西安嘉平五年幽州刺史
毋丘儉將萬人出玄菟討位宮位宮將步騎二萬
人逆軍大戰於沸流位宮敗走儉軍追至峴
懸車束馬登丸都山屠其所都斬首虜萬餘級
位宮單將妻息遠竄六年儉復討之位宮輕將
諸加奔沃沮儉使將軍王頌追之絕沃沮千餘
里到肅慎南界刻石紀功又到丸都山銘不耐

城而還其後復通中夏晉永嘉亂鮮卑慕容廆
據昌黎大棘城元帝授平州刺史句驪王乙弗
利頻寇遼東廆不能制弗利死子劉代立康帝
建元元年慕容廆子晃率兵伐之劉與戰大敗
單馬奔走晃乘勝追至丸都焚其宮室掠男子
五萬餘口以歸孝武太元十年句驪攻遼東玄
菟郡後燕慕容垂遣弟農伐句驪復二郡垂死
子寶立以句驪王安爲平州牧封遼東帶方二
國正安始置長史司馬參軍官後略有遼東郡

至孫高璉晉安帝義熙中始奉表通貢職歷宋
齊並授爵位年百餘歲死子雲齊隆昌中以爲
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二州征東大將軍
樂浪公高祖即位進雲車騎大將軍天監七年
詔曰高驪王樂浪郡公雲乃誠款著貢驛相尋
宜隆秩命式弘朝典可撫東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持節常侍都督王並如故十一年十五年
累遣使貢獻十七年雲死子安立普通元年詔
安纂襲封爵持節督營平二州諸軍事寧東將

軍七年安卒子延立遣使貢獻詔以延襲爵中
大通四年六年大同元年七年累奉表獻方物
太清二年延卒詔以其子襲延爵位

百濟者其先東夷有三韓國一曰馬韓二曰辰
韓三曰弁韓弁韓辰韓各十二國馬韓有五十
四國大國萬餘家小國數千家總十餘萬戶百
濟即其一也後漸彊大兼諸小國其國本與句
驪在遼東之東晉世句驪既略有遼東百濟亦
據有遼西晉平二郡地吳自置百濟郡晉太元

中王須義熙中王餘映宋元嘉中王餘毗並遣
獻生口餘毗死立子慶慶死子牟都立都死立
子牟太齊永明中除大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
大將軍百濟王天監元年進太號征東將軍尋
爲高句驪所破衰弱者累年遷居南韓地普通
二年王餘隆始復遣使奉表稱累破句驪今始
與通好而百濟更爲彊國其年高祖詔曰行都
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餘隆守藩
海外遠脩貢職廼誠款到朕有嘉焉宜率舊章

授茲榮命可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寧東大將軍百濟王五年隆死詔復以其子明爲持節督百濟諸軍事綏東將軍百濟王號所治城曰固麻謂邑曰檐魯如中國之言郡縣也其國有二十二檐魯皆以子弟宗族分據之其人形長衣服淨潔其國近倭頗有文身者今言語服章略與高驪同行不張拱拜不申足則異呼帽曰複衫袴曰禪其言參諸夏亦秦韓之遺俗云中大通六年大同七年累遣使獻方物并請涅盤

等經義毛詩博士并工匠畫師等敕並給之太
清三年不知京師寇賊猶遣使貢獻既至見城
闕荒毀並號慟涕泣戾景怒囚執之及景平方
得還國

新羅者其先本辰韓種也辰韓亦曰秦韓相去
萬里傳言秦世亡人避役來適馬韓馬韓亦割
其東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韓其言語名
物有似中國人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
爲行觴相呼皆爲徒不與馬韓同又辰韓王常

用馬韓人作之世相係辰韓不得自立爲王明
其流移之人故也恒爲馬韓所制辰韓始有六
國稍分爲十二新羅則其一也其國在百濟東
南五千餘里其地東濱大海南北與句驪百濟
接魏時曰新盧宋時曰新羅或曰斯羅其國小
不能自通使聘普通二年王募名秦始使使隨
百濟奉獻方物其俗呼城曰健牟羅其邑在內
曰啄評在外曰邑勒亦中國之言郡縣也國有
六啄評五十二邑勒土地肥美宜植五穀多桑

麻作縑布服牛乘馬男女有別其官名有子賁
旱支齊旱支謁旱支壹告支奇貝旱支其冠曰
遺子禮襦曰尉解袴曰柯半靴曰洗其拜及行
與高驪相類無文字刻木爲信語言待百濟而
後通焉

倭者自云太白之後俗皆文身去帶方萬二千
餘里大抵在會稽之東相去絕遠從帶方至倭
循海水行歷韓國乍東乍南七千餘里始度一
海海闊千餘里名瀚海至一支國又度一海千

餘里名未盧國又東南陸行五百里至伊都國
又東南行百里至奴國又東行百里至不彌國
又南水行二十日至投馬國又南水行十日陸
行一月日至祁馬臺國即倭王所居其官有伊
支馬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往靺民種禾稻紵
麻蠶桑織績有薑桂橘椒蘇出黑雉真珠青玉
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蛇吞此獸蛇皮堅不
可斫其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之中蛇
則死矣物產略與儋耳朱崖同地溫暖風俗不

淫男女皆露紒富貴者以錦繡雜采爲帽似中國胡公頭食飲用邊豆其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冢人性皆嗜酒俗不知正歲多壽考多至八九十或至百歲其俗女多男少貴者至四五妻賤者猶兩三妻婦人無姪姪無盜竊少諍訟若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則滅其宗族漢靈帝光和中倭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卑彌呼爲王彌呼無夫壻挾鬼道能惑衆故國人立之有男弟佐治國自爲王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

侍唯使一男子出入傳教令所處宮室常有兵
守衛至魏景初三年公孫淵誅後卑彌呼始遣
使朝貢魏以爲親魏王假金印紫綬正始中卑
彌死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復立卑彌
呼宗女臺與爲王其後復立男王並受中國爵
命晉安帝時有倭王贊贊死立弟彌彌死立子
濟濟死立子興興死立弟武齊建元中除武持
節督倭新羅任那伽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
鎮東大將軍高祖即位進武號征東將軍其南

有朱儒國人長三四尺又南黑齒國裸國去倭
四千餘里船行可一年至又西南萬里有海人
身黑眼白裸而醜其肉美行者或射而食之

文身國在倭國東北七千餘里人體有文如獸
其額上有三文文直者貴文小者賤土俗歡樂
物豐而賤行客不齎糧有屋宇無城郭其王所
居飾以金銀珍麗繞屋爲塹廣一丈實以水銀
雨則流于水銀之上市用珍寶犯輕罪者則鞭
仗犯死罪則置猛獸食之有枉則猛獸避而不

食經宿則赦之

大漢國在文身國東五千餘里無兵戈不攻戰風俗並與文身國同而言語異

扶桑國者齊永元元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荊州說云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爲名扶桑葉似銅而初生如笋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爲布以爲衣亦以爲綿作板屋無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爲紙無兵甲不攻戰其國法有南北獄

若犯輕者入南獄重罪者入北獄有赦則赦南
獄不赦北獄者男女相配生男八歲爲奴生女
九歲爲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貴人有罪國乃
大會坐罪人於坑對之宴飲分訣若死別焉以
灰繞之其一重則一身屏退二重則及子孫三
重則及七世名國王爲乙祁貴人第一者爲大
對盧第二者爲小對盧第三者爲納咄沙國主
行有鼓角導從其衣色隨年改易甲乙年青景
丁年赤戊巳年黃庚辛年白壬癸年黑有牛角

長以角載物至勝二十斛車有馬車牛車鹿車
國人養鹿如中國畜牛以乳爲酪有桑梨經年
不壞多蒲桃其地無鐵有銅不貴金銀市無租
估其婚姻壻往女家門外作屋晨夕灑掃經年
而女不悅即驅之相悅乃成婚婚禮大抵與中
國同親喪七日不食祖父母喪五日不食兄弟
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設靈爲神像朝夕拜奠
不制縗經嗣王立三年不視國事其俗舊無佛
法宋大明二年崩賔國嘗有比丘五人游行至

其國流通佛法經像教令出家風俗遂改慧深
又云扶桑東千餘里有女國容貌端正色甚潔
白身體有毛髮長委地至二三日競入水則任
娠六七月產子女人胷前無乳項後生毛根白
毛中有汁以乳子一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
矣見人驚避偏畏丈夫食鹹草如禽獸鹹草葉
似邪蒿而氣香味鹹天監六年有晉安人渡海
爲風所飄至一島登岸有人居止女則如中國
而言語不可曉男則人身而狗頭其聲如犬其食

有小豆其衣如布築土爲墻其形圓其戶如
竇云

西北諸戎漢世張騫始發西域之迹甘英遂臨
西海或遣侍子或奉貢獻于時雖窮兵極武僅
而克捷比之前代其略遠矣魏時三方鼎峙日
事干戈晉氏平吳以後少獲寧息徒置戍己之
官諸國亦未賓從也繼以中原喪亂胡人遞起
西域與江東隔礙重譯不交呂光之涉龜茲亦
猶蠻夷之伐蠻夷非中國之意也自是諸國分

并勝負強弱難得詳載明珠翠羽雖仍於後宮
蒲梢龍文希入於外署有梁受命其奉正朔而
朝闕庭者則仇池宕昌高昌鄧至河南龜茲于
闐滑諸國焉今綴其風俗爲西北戎傳云

河南王者其先出自鮮卑慕容氏初慕容弈洛
于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嫡曰鹿洛于卒鹿嗣
位吐谷渾避之西徙鹿追留之而牛馬皆西走
不肯還因遂西上隴度枹罕出涼州西南至赤
水而居之其地則張掖之南隴西之西在河之

南故以爲號其界東至壘川西隣于闐北接高
昌東北通秦嶺方千餘里蓋古之流沙地焉乏
草木少水潦四時恒有冰雪唯六七月雨雹甚
盛若晴則風飄沙礫常蔽光景其地有麥無穀
有青海方數百里放牝馬其側輒生駒土人謂
之龍種故其國多善馬有屋宇雜以百子帳即
穹廬也著小袖袍小口袴大頭長裙帽女子
披髮爲辮其後吐谷渾孫葉延頗識書記自謂
曾祖奕洛于始封昌黎公吾蓋公孫之子也禮

以王父字爲國氏因姓吐谷渾亦爲國號至其
末孫阿豺始受中國官爵弟子慕延宋元嘉末
又自號河南王慕延死從弟拾寅立乃用書契
起城池築宮殿其小王並立宅國中有佛法拾
寅死子度易侯立易侯死子休留代立齊永明
中以代爲使持節都督西秦河沙三州鎮西將
軍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梁興進代爲征
西將軍代死子休運籌襲爵位天監十三年遣
使獻金裝馬腦鍾二口又表於益州立九層佛

寺詔許焉十五年又遣使獻赤舞龍駒及方物
其使或歲再三至或再歲一至其地與益州隣
常通商賈民慕其利多往從之教其書記爲之
辭譯稍桀黠矣普通元年又奉獻方物籌死
子呵羅真立大通三年詔以爲寧西將軍護羌
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真死子佛輔襲爵位其
世子又遣使獻白龍駒於皇太子

高昌國闐氏爲主其後爲河西王沮渠茂虔弟
無諱襲破之其王闐爽奔于芮芮無諱據之

稱王一世而滅國人又立麴氏爲王名嘉元魏
授車騎將軍司空公都督秦州諸軍事秦州刺史
金城郡開國公在位二十四年卒謚曰昭武王
子子堅使持節驃騎大將軍散騎常侍都督瓜
州諸軍事瓜州刺史河西郡開國公儀同三司
高昌王嗣位其國蓋車師之故地也南接河南
東連燉煌西次龜茲北隣敕勒置四十六鎮交
河田地高寧臨川橫截柳婆沙林新興由寧始
昌篤進白刀等皆其鎮名官有四鎮將軍及雜

號將軍長史司馬門下校郎中兵校郎通事舍
人通事令史諮議校尉主簿國人言語與中國
略同有五經歷代史諸子集面貌類高驪辨髮垂
之於背著長身小袖袍縵襠袴女子頭髮辨而
不垂著錦纈纓珞環釧姻有六禮其地高燥築
土爲城架木爲屋土覆其上寒暑與益州相似
備植九穀人多噉麩及羊牛肉出良馬蒲陶酒
石鹽多草木草實如蠶蠶中絲如細纊名爲白
疊子國人多取織以爲布布甚軟白交市用

焉有朝烏者旦旦集王殿前爲行列不畏日
出然後散去大同中子堅遣使獻鳴鹽枕蒲陶
良馬氍毹等物

滑國者車師之別種也漢永建元年八滑從班
勇擊北虜有功勇上八滑爲後部親漢侯自魏
晉以來不通中國至天監十五年其王厭帶
夷栗陁始遣使獻方物普通元年又遣使獻
黃師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七年又奉表貢獻
元魏之居桑乾也滑猶爲小國屬芮芮後稍彊

大征其旁國波斯盤盤屬賓焉耆龜茲踈勒姑
墨于闐句盤等國開地千餘里土地溫暖多山
川樹木有五穀國人以麩及羊肉爲糧其獸有
師子兩脚駱駝野驢有角人皆善射箸小袖長
身袍用金玉爲帶女人被裘頭上刻木爲角長
六尺以金銀飾之少女子兄弟共妻無城郭墾
屋爲居東向開戶其王坐金床隨太歲轉與妻
並坐接客無文字以木爲契與旁國通則使旁
國胡爲胡書羊皮爲紙無職官事天神火神每

日則出戶祀神而後食其跪一拜而止葬以木爲槨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訖即吉其言語待河南人譯然後通

周古柯國滑旁小國也普通元年使使隨滑來獻方物呵跋檀國亦滑旁小國也凡滑旁之國衣服容貌皆與滑同普通元年使使隨滑使來獻方物胡蜜丹國亦滑旁小國也普通元年使使隨滑使來獻方物白題國王姓支名史稽穀其先蓋匈奴之別種胡也漢灌嬰與匈奴戰

斬白題騎一人今在滑國東去滑六日行西極波斯土地出粟麥瓜果食物略與滑同普通三年遣使獻方物

龜茲者西域之舊國也後漢光武時其王名弘爲莎車王賢所殺滅其族賢使其子則羅爲龜茲王國人又殺則羅匈奴立龜茲貴人身毒爲王由是屬匈奴然龜茲在漢世常爲大國所都曰延城魏文帝初即位遣使貢獻晉太康中遣子入侍太元七年秦主苻堅遣將呂光伐西域至

龜茲龜茲王帛純載寶出奔光入其城城有三重外城與長安城等室屋壯麗飾以琅玕金玉光立帛純弟震爲王而歸自此與中國絕不通普通二年王居瑞摩珠那勝遣使奉表貢獻于闐國西域之屬也後漢建武末王俞爲莎車王賢所破徙爲驪歸王以其弟君得爲于闐王暴虐百姓患之永平中其種人都末殺君得大人休莫霸又殺都末自立爲王霸死兄子廣得立後擊虜莎車王賢以歸殺之遂爲疆國西北

諸小國皆服從其地多水潦沙石氣溫宜稻麥
蒲桃有水出玉名曰玉河國人善鑄銅器其治
曰西山城有屋室市井菓蔬菜蔬與中國等
尤敬佛法王所居室加以朱畫玉冠金幘如今
胡公帽與妻並坐接客國中婦人皆辮髮衣裘
袴其人恭相見則跪其跪則一膝至地書則以木
爲筆札以玉爲印國人得書戴於首而後開札
魏文帝時王山習獻名馬天監九年遣使獻方
物十三年又獻波羅婆步鄣十八年又獻瑠璃

梁書傳四八
四十三
三
罽大同年又獻外國刻玉佛

渴盤陀國于闐西小國也西隣滑國南接罽賓
國北連沙勒國所治在山谷中城周迴十餘里
國有十二城風俗與于闐相類衣古貝布著長
身小袖袍小口袴地宜小麥資以爲糧多牛馬
駱駝羊等出好氍金玉王姓葛沙氏中大同元
年遣使獻方物

末國漢世且末國也勝兵萬餘戶北與丁零東
與白題西與波斯接去剪髮著氍帽小袖衣爲

衫則開頸而縫前多牛羊騾驢其主安末深盤
普通五年遣使來貢獻

波斯國其先有波斯匿王者子孫以王父字爲
氏因爲國號國有城周迴三十二里城高四丈
皆有樓觀城內屋宇數百千間城外佛寺三
百所西去城十五里有土山非過高其勢連
接甚遠中有鷲鳥噉羊土人極以爲患國中有
優鉢曇花鮮華可愛出龍駒馬鹹池生珊瑚樹
長一二尺亦有琥珀馬腦眞珠玫瑰等國內不

梁書傳四十八
五十四
王通
以爲珍市買用金銀婚姻法下聘訖女壻將數十人迎婦壻著金線錦袍師子錦袴戴天冠婦亦如之婦兄弟便來捉手付度夫婦之禮於茲永畢國東與滑國西及南俱與婆羅門國北與汎慄國接中大通二年遣使獻佛牙

宕昌國在河南之東南益州之西北隴西之西羌種也宋孝武世其王梁瓘忽始獻方物天監四年王梁彌博來獻甘草當歸詔以爲使持節都督河涼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東羌校尉河

涼二州刺史隴西公宕昌王佩以金章彌博死
子彌泰立大同七年復授以父爵位其衣服風
俗與河南略同

鄧至國居西涼州界羌別種也世號持節平北
將軍西涼州刺史宋文帝時王象屈耽遣使獻
馬天監元年詔以鄧至王象舒彭爲督西涼州
諸軍事號安北將軍五年舒彭遣使獻黃耆四
百斤馬四匹其俗呼帽曰突何其衣服與宕昌同
武興國本仇池楊難當自立爲秦王宋文帝遣

裴方明討之難當奔魏其兄子文德又聚衆茹
盧宋因授以爵位魏又攻之文德奔漢中從弟
僧嗣又自立復戍茹盧卒文德弟文度立以弟
文洪爲白水太守屯武興宋世以爲武都王武
興之國自於此矣難當族弟廣香又攻殺文度
自立爲陰平王茹盧鎮主卒子昇立昇死子崇
祖立崇祖死子孟孫立齊永明中魏氏南梁州
刺史仇池公楊靈珍據涪山歸款齊世以靈
珍爲北梁州刺史仇池公文洪死以族人集始

爲北秦州刺史武都王天監初以集始爲使持
節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平羌校尉
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靈珍爲冠軍將軍孟孫爲
假節督沙州刺史陰平王集始死子紹先襲爵
位二年以靈珍爲持節督隴右諸軍事左將軍
北梁州刺史仇池王十年孟孫死詔贈安沙將
軍北雍州刺史子定襲封爵紹先死子智慧立
大同元年剋復漢中智慧遣使上表求率四千
戶歸國詔許焉即以爲東益州其國東連秦嶺

西接宕昌去宕昌八百里南去漢中四百里北
去岐州三百里東去長安九百里本有十萬戶
世世分減其大姓有符氏姜氏言語與中國同
著烏皂突騎帽長身小袖袍小口袴皮鞞地植
九穀婚姻備六禮知書疏種桑麻出紬絹精布
漆蠟椒等山出銅鐵

芮芮國蓋匈奴別種魏晉世匈奴分爲數百千
部各有名號芮芮其一部也自元魏南遷因擅
其故地無城郭隨水草畜牧以穹廬爲居辮髮

衣錦小袖袍小口袴深雍韡其地苦寒七月
流斯亘河宋昇明中遣王洪軌使焉引之共伐
魏齊建元元年洪軌始至其國國王率三十萬
騎出燕然山東南三千餘里魏人閉關不敢戰
後稍侵弱永明中爲丁零所破更爲小國而南
移其居天監中始破丁零復其舊土始築城
郭名曰木末城十四年遣使獻烏貂裘普通元
年又遣使獻方物是後數歲二至焉大同七年
又獻馬一匹金一斤其國能以術祭天而致風

雪前對皎日後則涇潦橫流故其戰敗莫能追
及或於中夏爲之則暄而不雨問其故以暝云
史臣曰海南東夷西北戎諸國地窮邊裔各有
疆域若山竒海異怪類殊種前古未聞往謀不
記故知九州之外八荒之表辯方物土莫究其
極高祖以德懷之故朝貢歲至美矣

列傳諸夷四十八

梁書五十四

